



您当前的位置: 首页 → 玺印与秦汉文字 → 详细文章

韩祖伦: 新见先秦古玺文字杂识

在2008-12-2 21:43:17 发布:

## 新见先秦古玺文字杂识

(首发)

韩祖伦

本文所识读的先秦古玺文字，均出自拙稿《新见先秦古玺录存》中所据资料之一《深圳古玩城古印展·图录》（以下简称《深圳》）。原图录中的释文有三种情况：1、有释文；2、阙疑待问（用“□”标示）；3、无释文。笔者在录存时，对阙疑待问和无释文的古玺文字偶有心会者，均不揣浅陋以一得之见补写释文；对原释文有不同看法的，也将己见写出并注明。由于《新见先秦古玺录存》的资料罗列采取了表格的形式，限于体例笔者有部分释文意见不便在表格中展开，故撰写此文以作补充。笔者于古玺文字一道尚属初学，根基浅薄，自知穿凿误识必然存在，敬祈古玺文字研究专家教正。

### 1、事（史）鞞（範）

本编序号27，《深圳》编号：处N0.182。为一方三晋私玺：



(图1)



(图2)



(图3)

此玺原阙释。

按这方私玺文字笔画清晰，右边一字为战国格言玺常见的“敬事”之“事”，无疑问。古文字“事”、

“史”本为一字，有定论，不赘述。此当为姓氏之“史”。《通志·二八·以官为氏》：“史氏，周太史史佚之后，以官为氏。”该姓氏绵延至今，例不胜举。

该玺左边一字，《古玺汇编》（以下简称《玺汇》）1825号收录的一方三晋小玺（图1），与本编所录的这方是同文玺。《古文字谱系疏证》（以下简称《谱系》）3908页隶定为“𨇗”，说解为：“𨇗，从車，𨇗声。晋玺𨇗，人名。”检《古陶文汇编》3·860有一陶文（图2），《谱系》3909页隶定为“𨇗”，说解为：“𨇗，从艸，𨇗声。范字或体。”故“𨇗”应是“範”字的异写。

“範”为姓氏，《姓觿·二十九·𨇗》：“範氏：《姓源》：‘晋大夫範氏之后，’《千家姓》：‘番禺族。’”《正字通·竹部》：“範，姓。汉範依，宋範昱。”应是古姓氏。在古文字资料中，姓氏之“範”的异写较多，除了上述两种形体以外，还有省去“艸”（竹）旁写成“𨇗”形的（见《玺汇》3517号“𨇗壽”和《包山楚简》71号简“𨇗慶”、93号简“𨇗绅”等）。秦文字资料中的姓氏之“範”，其“車”旁换成“水”旁，变为“範”，不复再看见“範”字。但据姓氏研究专家考证，“範”姓是固有的姓氏，与“範”姓在姓氏本原上各异，故“範”、“範”在姓氏文献上仍各专列。当可信。

“範”又有模型之义，《易·系辞上》：“範圍天地之化而不过。”孔颖达疏“範为模範。”唐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卷二：“以土曰型，以金曰镕，以木曰模，以竹曰範。四者一物材别也。”故用人名取其有模範、典範之义，本玺即是其例。

顺便应该一提的是，《玺汇》1399号、1941号、2335号、3191号（并见图3）的“𨇗”字，与“𨇗”的偏旁全同，仅偏旁的位置略有差异，但却不是同一个字。此字的形体分析，检战国中山王鼎“遊”字作“𨇗”，鄂君舟节“遊”字作“𨇗”，据此，应该是从“𨇗”，从“車”的“旌”字。《说文》：“旅，军之五百人为旅。从旅，从从。从，俱也。”甲骨文、殷周金文中，“旅”字的形体确为从“𨇗”、从“从”，写作“𨇗”（甲骨文）、“𨇗”（金文）等形。但殷周金文中“旅”字也有写作从“𨇗”、从“从”、从“車”的，字形为“𨇗”（《毛公盨鼎》）。唐兰先生谓：“𨇗就是旅字，旅像人持𨇗，招致很多的人，此又表示拿旗的人在车上。”（1）金文中并且还有省去人直接写作从“𨇗”，从“車”的“𨇗”形（《家尊》）。所以“旌”字应是“旅”字。《玺汇》将“𨇗”字释为“旅”，并且将1825号之“𨇗”字与之相区分，十分正确。

## 2、湮亡忌

本编序号32，《深圳》编号：处N0.184。为一方三晋私玺：



此玺原释为“口亡忌”，首字阙释。

《侯马盟书》有人名为“𠄎𠄎”，凡数见。原整理者根据《说文》“剛”字古文作“𠄎”而释为“剛梁”<sup>(2)</sup>。后改释为“强梁”<sup>(3)</sup>。“强”字写作“𠄎”，但也有写作“𠄎”形的。说明“强”字偶尔也可以省写“弓”旁。此玺右边一字从“𠄎”，从“水”，所以此玺文“𠄎”也有理由是从“水”，“强”声的“𠄎”字。

《集韵·阳韵》：“𠄎，水名，在河南。”《字汇·水部》：“𠄎，水名，在河南郡。”先秦时期的先民每以所居地的地名、河流名、山名等命氏。《玺汇》有齐玺，2184号为“𠄎逖”，2185号为“𠄎𠄎”，2187号为“𠄎賜信鉢”，其“𠄎”均从“邑”旁，此为古文字地名用字的专门写法。《谱系》1801页谓：“𠄎，从邑，𠄎声。齐玺，读强，姓氏。见《路史》。”并谓：“𠄎、𠄎、𠄎、强、𠄎均为𠄎之派生字。”𠄎姓祖先或即居𠄎水流域而得氏，故“𠄎”也应是𠄎的派生字，读强，姓氏。

《姓氏急就篇·上》：“郑有强鉏。《汉功臣表》有强瞻。宋强玄明。后魏强求。唐强循、强蒙。宋强至，子渊明。”《稀姓录·七阳》：“强华，汉光武时人。宋有强仲至。苻坚臣有强注。”《姓觿·七阳》：“强，亦作彊、弜。又上声。《姓苑》：‘《左传》：郑大夫强钮之后。’《晋书》有强汪、强禧。《唐书》有强循、强蒙。《五代史》有强华。《宋史》有强渊明。”

《汉印文字征》（以下简称《汉征》）（十三·七）收有“强新成”、“强少翁”。

“亡忌”即“无忌”、“毋忌”，战国、秦汉直至后代在人名中习见。见于文献的，春秋时有楚国大夫“费无忌”；战国时有魏国信陵君“魏无忌”；唐太宗长孙皇后之兄长孙无忌等。《玺汇》有1385号“樂亡忌”、2506号“𠄎亡忌”；《秦印文字汇编》（以下简称《秦汇》）212—213页有“陳毋忌”、“露毋忌”、“趙毋忌印”、“楊毋忌”等，不能遍举。

### 3、𠄎(𠄎) 𠄎(𠄎)

本编序号35，《深圳》编号：处NO.181。为一方私玺：



此玺两字原均阙释。

此玺右边之字应该是从“𠄎”，从“力”，隶定为“𠄎”字。“𠄎”字不见于字书记载，需根据相关的线索试作分析探究。在战国古玺中，作“𠄎”形的，除了“𠄎”以外，还有“𠄎”字的省形“𠄎”作“𠄎”形（《玺汇》2367、2371、4064号等）。因此，何琳仪先生疑“𠄎”为“𠄎”的省文<sup>(4)</sup>。《集韵》：“

勤，勤也。”如果这一推测不误，则“旃”可以读为姓氏之“勤”。

《通志·二九·平声》：“《风俗通》云：‘鲁有大夫勤成。’唐勤曾为馆陶令。”《姓觿·十二文》：“《千家姓》：‘馆陶族。《太白集》有将军勤思齐。’”《续通志·八六·补遗·平声》：“明勤秉礼，永乐举人；勤玺，成化进士。”

左边之字从“厂”，从“臣”，从“寸”，应该隶定为“𠩺”。因战国文字“又”和“寸”每无别，如“寺”字《侯马盟书》写作“𠩺”，《望山楚简》写作“𠩺”；“尊”字秦公石磬写作“𠩺”，《包山楚简》写作“𠩺”。故“𠩺”也可以写为“𠩺”。“𠩺”字也不见于字书记载，也需要根据相关的线索试作探究。《说文》：“𠩺，堅也。从又，臣声。凡𠩺之属皆从𠩺。读若鏗鏘之鏗。古文以为賢字。”又《说文》：“厂，山石之厓巖。人可居，象形。凡厂之属皆从厂。”据此，该字应与石有关。《说文》有“𠩺”字。其说解为：“𠩺，餘堅者。从石，堅省。”段玉裁注本作：“𠩺，餘堅也。从石，堅省声。”并注曰：“也，各本作‘者’。今依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、《类篇》正。按𠩺下当云‘餘堅声。’皆转写之讹。”可知“𠩺”应是石的声音。《谱系》3478页载：“𠩺，从厂，𠩺声。𠩺之异文。古从石之字或从厂，如‘礪’或作‘厲’，‘碩’作‘碩’，均其证。”当可信。

《玺汇》收有0426号：“王𠩺”、0738号“長𠩺”、1450号“陳𠩺”、1743号“事（史）𠩺”、3166号“旃𠩺”、3779号“司马𠩺”等，可知当时以“𠩺”为名比较普遍。

#### 4、𠩺(眡)疒

本编序号41，《深圳》编号：处NO.280。为一方三晋小玺：



(图4)



(图5)

此玺原无释文。

此玺右边一字上部笔画有残损，现以《玺汇》3323号（图4）、《西泠印社古铜印选》第7页所收的一方（图5）作对补，可知该玺文上部是“目”旁。

《汗简》16页正面有“目”部，作“𠩺”形。该部有“视”字，下注：“见石经”，其形体作“𠩺”，则其上部从“目”，下部从“𠩺”、从“土”。

而玺文“𠩺”的上部从“目”下部是从“𠩺”、从“立”。古玺文字“立”旁与“土”旁每可互作，如：“均”字既可作“均”（《玺汇》0783号），又可作“均”（《玺汇》2071号）；“竭”字既可作“竭”（《玺汇》3003号），又可作“竭”（《玺汇》3454号），是其证。据此，“𠩺”与“𠩺”应该是同一个

字即“視”字。

又《侯马盟书》中有字作“𠄎”、“𠄏”形，凡数十见(5)。从形体分析应该是从“氏”、从“見”的“覘”。在文中大多用为“虞（吾）君其明亟覘之。”该书注释：“覘——視的异体字。盟书中或作覘、覘、𠄎诸字。”甚确。

《说文》：“視，瞻也。从見、示。𠄎（眎），古文視。𠄏（眎），亦古文視。”《汗简》16页正面“目”部的“視”字条下另有“𠄎”形，也是从“目”、从“氏”，与《说文》古文之“眎”是同一形体。它们和《侯马盟书》的“覘”，应该都是以“氏”为声符的形声字，而“眎”和“視”则是以“示”为声符，其义符“見”和“目”所表达的意思是同义的。这样看来，声符互换或义符互换是造成“視”字多异体的主要原因。同时，根据“𠄎”、“𠄏”和“𠄎”、“𠄏”的形体对比，又可以明白，“𠄎”、“𠄏”偏旁的来由，其实是“氏”字形体“𠄎”、“𠄏”从“𠄎”、从“𠄏”（讹作“土”）的讹变。

有以上证据，“𠄎”为“視”字当毋庸置疑。

“視”为姓氏。《姓解·八》：“視氏：出《姓苑》。”《姓觿·四寘》：“《姓源》：‘伏羲臣視默之后。’”《姓氏急就篇·下》：“《古今人名表》：‘衛視夷，即式夷也。见《吕览。’”《氏族典·四〇三》：“宋視泌，字子泾，德兴人。咸淳十年进士，任饶州路三司提举。见《江西通志》。”

从上列的几方先秦“視”姓古玺看，该姓远肇伏羲时期是可信的。同时，古玺文字“𠄎”也为《汗简》保存的战国古文字形体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。

此玺左边一字从“疒”、从“𠄎”，但不见于古今字书。《说文》：“𠄎，无左臂也。从了、𠄎。象形。”又，《说文》：“疒，倚也。人有疾痛也。象倚箸之形。凡疒之属皆从疒。”段玉裁注：“横者直者相距，故曰象倚箸之形。或谓即牀状，牆戕之左旁。”那么“𠄎”就应该从“疒”、从“𠄎”，“𠄎”亦声的会意兼形声字，当是由“𠄎”字孳乳而出，意为病榻上无左臂的伤残者。

在查检古玺资料时，笔者发现战国时名“𠄎”的非常多，仅《玺汇》中就收有0468号“王𠄎”、1296号“申𠄎”、1412号“宋𠄎”、2616号“徒𠄎”、3186号“匡𠄎”等。另外新出古玺中还有“𠄎（登？）𠄎”（6），以及本资料所录的“𠄎（眎）𠄎”等。笔者虽知古人取名不避疾患，如战国玺私名有“黑臀”、“赤目”、“青臂”等例(7)，但这一情况毕竟让人颇感困惑：那个时代左臂伤残或残缺的人怎么会这么多？难道是偶然现象？笔者在经过思索后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推测——

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著名的诗篇《新丰折臂翁》，控诉了战争对无辜百姓的残酷祸害：新丰老翁年轻时为了逃避兵役免于送死，“夜深不敢使人知，偷将大石锤折臂”，虽然“骨碎筋伤非不苦”，但“一肢虽废一身全”。读来令人唏嘘。那么是否这些名“𠄎”的先人就是这样的一些“折臂翁”呢？因为从先秦古玺中生

发的许多现象确实耐人寻味：

1) 新丰，唐代在长安附近。战国时属于三晋地区，而这7方名“瘵”的古玺竟全部为三晋玺。白居易诗以今证古当是由来有自；

2) 那是个战乱的年代，男丁被役使打仗十有八九。长平之战秦军一役就坑赵卒四十万，天下震惊，厌战和反战情绪不难想像。

3) 自己锤断自己的臂膀，一般只能是用右臂锤左臂，所以独残左臂；

4) 这些锤断自己左臂的先民不可能是胼胝于垄亩之间的草民，因为这些人一旦锤断了自己的左臂，即使侥幸不死于战争，也得死于冻饿，手是他们的生存之本，他们是不会选择这种方法逃避兵役的。而只有衣食有来源的人才可能这样做，佩带私人印信颇能符合这一群体的身份。

当然，这只是推测，要证实它并不容易。但研究古文字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证史，我们还是期待地下和地上更多新发现的文献来揭开这个“瘵”名之谜。

## 5、山啓（唬）

本编序号42，《深圳》编号：处NO.278。为一枚圆形私玺：



(图6)



(图7)

此玺原释“山启”。然其左边一字形体与“启”字显见不符。

按笔者所见与该印相关的资料有：

1) 《玺汇》1376号（图6），原释“樂虐”；

2) 《鉴印山房藏古玺印菁华》15号（图7）（8）。释文为“株啓”。

这两方古玺其左边一字的形体与该印左边一字相同。

在西周中期的《善鼎》铭文中，有一“𠄎”形，释为“唬”，读为“號”，甚确。上列三枚古玺左边一字，可以明显看出是对“𠄎”形的承袭，故当是“唬”字。

《广韵·山》：“山，姓。周有山师之官，掌山林。后以官为氏。或云：古烈山氏之后。望出河内。”

《通志·二八·四·以官为氏》：“周山师：掌山林之官。以官为氏。《风俗通》曰：‘烈山氏之后。《左传》晋大夫山祈。汉武都太守山昱。’又，吐难氏，后魏改为山氏。宋朝登科山说。”

《汉征》（九·六）有“山印安宗”，“山协信印”、“山曾”。山为姓氏一直延传至今。

《说文》：“唬，唬声也。一曰虎声。从口从虎，读若皐。”亦证《善鼎》铭文读“唬”为“號”有据。古人以“唬”为名的并不鲜见，以上三玺即可为证。故该姓名私玺应读为“山唬”。“山唬（號）”者，百兽之王虎也，此是古人巧用其姓氏命名的一个生动例证。

## 6、質𡗗（每）

本编序号56，《深圳》编号：红NO.61。有如下一方私玺：



此玺在图录上注为“汉 青玉覆斗钮印 口口”。闕释。观印拓文字似觉与汉印文字不类，而颇与战国玺印文字相合，故一并于此识读，愿博识者教我是幸。

此玺文字为反书，因为印材为玉质，应是在印面上正写印文后刻制，钤印出来的印拓是反书。这是容易理解的。但此玺是两字玺，正书和反书在释读顺序上有别，先按目前印拓的顺序说解。

右边一字是从“𠂇”、从“斤”、从“目”，当隶定为“𡗗”。《侯马盟书》有“𡗗”和“𡗗”字(9)，均在文辞中出现数十次，其文曰：“自 𡗗于君所”、“既 𡗗之后。”该书释为“質”。注释：“在盟誓时，奉献礼物以取得信任，叫質，或贄。《国语·晋语》：‘委質而策死。’注：‘言委贄于君。’即献礼和献身于君所的意思。”此“𡗗”字与玺文全同，故玺文为“質”字无疑。

《广韵·質》：“質，姓。《汉书·货殖传》：‘質氏以灑削而鼎食。’《注》云：‘理刀剑也。’”《后汉书·輿服志》有質堪。

左边一字上为“𡗗”形，即“每”字的反书，《侯马盟书》作“𡗗”；下为“山”字。当隶定为“𡗗”或“𡗗”，在春秋和战国古文字中不稀见。《谱系》收有此字，谓：“𡗗，从山，每声。疑‘𡗗’之异文，亦作‘姆’。魏器‘𡗗’，读‘姆’或‘牧’。地名。燕玺三〇五三‘𡗗’，读‘每’，姓氏。”查《玺汇》中所收“𡗗”姓的古玺，自3042—3053号有十余方之多。又春秋战国铜器“𡗗公鼎”和兵器“𡗗叔子戟”的“𡗗”字(10)，亦当作姓氏解。故读“𡗗”为姓氏“每”之说当有据。

《正字通·毋部》：“每，姓。每當時，汉人。见《印藪》。”《清通志·九·汉稀姓》：“每可薦，顺治乙酉举人。”

此玺如按目前印拓的顺序，当读为“質每”，若按印拓正书的顺序应读为“每質”，均合姓名私玺之规则，故无须强为辩证，盖有其偶然因素在焉。

## 7、摯瘞

本编序号68，《深圳》编号：处NO.258。为一方秦私印：



此印原释“执瘞”。其“执”所释不确。

“执”（執）的甲骨文形体作：“𠄎”，为一跪着的人双手被刑具所拘。《说文》：“執，捕罪人也。从𠄎，从𠄎，𠄎亦声。”是以象形为基础的会意兼形声字。金文形体作“𠄎”，双手和刑具渐讹断，至小篆的形体无大的变化。此印文右边的字形除了从“𠄎”，从“𠄎”以外，下部明显还有一“手”旁，故应是“摯”。《说文》：“摯，握持也。从手，从執。”为形声字，当是執的孳乳字。

《广韵·至》：“摯，姓。《左传》、《周礼》有摯荒。”《姓氏急就篇·上》：“摯氏，任姓。羲仲、仲虺之后，太任之家也。《唐·表》：‘祖己七世孙成，徙国于摯。《诗》：摯仲氏任。’《左传》：周有摯荒。《汉书·货殖传》：茂陵摯纲。《高士传》：摯峻。后汉摯恂。晋摯蟾。”

以“摯”为姓氏的古印，《汉征》（十二·七）有“摯交便”、“摯隆”、“摯记”等，均可证。

《说文》：“瘞，小肿也。从疒，坐声。一曰族彘。”盖即疔子、痈等皮肤肿痛。古人取名不避疾患，说见“𦉳（𦉳）瘵”例，此印亦然。

## 8、刑明

本编序号70《深圳》编号处NO.265。为一方秦私印：



(图8)

因印文不甚清晰，原图录无释。

细辨印文，右边一字上为“井”旁，下为刀旁，此应为“刑”字。古文字偏旁移位现象很普遍，战国兵器《雍令韩匡戟》其铭刻文字“刑”就写作“𠄎”形<sup>①</sup>，与印文基本相同。又《玺汇》3755号（图8），其首字作“𠄎”，原释文“□□□銖”。后订补为“刑□□銖”<sup>②</sup>，可信。《说文》：“刑，罚鼻（罪）也。从井，从刀。《易》曰：‘井，法也。井亦声’。”桂馥《义证》：“刑，经典通作刑。”

检古代姓氏资料，《姓氏急就篇·下》：“汉匈奴用事贵人刑未央。”《续通志·八七·补遗·平声》：“汉刑穆，大司徒。宋刑崇，剑州法曹。明刑哲香，府长史；刑昊，应天府治中。”

查古印资料，《玺汇》有1280号“刑謹”、1281号“刑章”、1279号“刑莫”；《秦汇》91页有“刑顛”、“刑舍之”等；《汉征》（五·十）有“刑福”、“刑荣”、“刑沮”、“刑宽”、“刑说”、“刑歆私印”、“刑始光印”、“刑寄之印”、“刑昌之印”、“刑章之印”、“刑纪之印”等。可见刑姓古来就是大姓。

右边一字当为“明”字。文献中以“明”为名者不胜数计。古印资料中以“明”为名的也很常见：《玺汇》有1173号“吴明”、1767号“事（史）明”；《汉征》（七·六）有“李明”、“鲁明”、“駉明”等。此印释为“刑明”应无什么不妥。

## 9、上甲

本编序号71，《深圳》编号：处NO.241。为一枚圆形玺：



此玺原无释。

按玺文应为“上甲”。

《中国历代货币大系·先秦货币》27号原始布“上”作“上”，《说文》小篆亦作“上”；《新鄴虎符》：“甲兵之符”之“甲”作“甲”，均与玺文同。

《姓氏急就篇·下》：“齐上之登，御邢公。见《左传》。”《氏族典·四四二》：“上氏：见《姓苑》。汉上雄：见《印藪》。元上都：中兴判官。明上志：陕西人，天顺进士；上观：江夏人，成化中知府；上伯时：正德大冶知县。均见《统谱》。”

上在姓氏中为稀姓，《汉征》（一·一）有“上善”。以“甲”为名颇夥，《秦汇》275页有“赵甲”、“孟甲”、“杨甲”、“乘马甲”；《汉征》（十四·十三）有“李甲”、“马甲”、“韩甲”、“新成甲”等。此玺应是姓名私玺。

## 10、慎之

本编序号85，《深圳》编号：处NO.244。为一枚圆形玺：



此玺原释文为“忘”。察其笔画形体与所释之字有明显差异，故以为原释不确。

此玺文字左边部分为从“フ”、从“斤”、从“心”，当隶为“慤”。在战国箴言玺中，多“慤”字单字玺，字形并有简省为“慤”者。以往所释，上部“折”形以为乃甲骨文以“斤”（斧）断“𠂔”（草）的“𠂔”（折）字的简省写法，再从“心”旁以后当是“慤”字。《说文·心部》：“慤，敬也。从心，折声。”但是，因为战国玺中又多“敬”、“敬上”、“敬事”等内容的箴言玺，所以认为应按《说文·口部》：“哲，知也。从口，折声。哲或从心。”所解，视“慤”与“哲”同。

陈剑先生从《郭店楚墓竹简》中“𠂔”、“𠂔”等字释为“慎”作为突破口，从文献、字形、古音和训诂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辨析、论证，认为：

- 1) 金文中的“克𠂔𠂔（厥）德”（𠂔其鐘、番生簋），与文献中的“克慎厥德”相对应。
- 2) 《侯马盟书》中的“𠂔”字，为“委質”的“質”字，其上部所从之“𠂔”，乃“折”之省写。据此，古玺中的“慤”不应是“慤”字，而应为“慤”字。
- 3) “質”与“慤”音并相近，而“質”古音在章母質部，“慎”在禅母真部，它们声母为旁纽，韵部有严格的阳入对转关系，音近可通。

因此，把“質”、“慤”等字读为“慎”，不仅有文献和字形依据，并且有古音依据。根据上述的论证，战国古玺的“慤”释为“慤”不妥，当释为“慤”读为“慎”<sup>⑬</sup>。陈剑先生的论证颇具卓见，现从其说。

此印靠右边的形体乃“之”字，其形为“𠂔”，因印面为圆形，其“𠂔”形随圆弧变形为目前的形状，但大体上仍可辨认。

《说文》：“慎，谨也。从心，真声。𠂔，古文。”《礼记·表記》：“事君慎始而敬终。”孔颖达疏：“慎，谓谨慎也。如此则印文“慎之”为告诫语箴言，文意通畅。不仅如此，查目前所见的古玺资料，还有“慤言”、“慤行”、“慤事”、“慤官”、“慤生”、“慤命”、“慤冬（终）”等箴言玺，读为“慎”都非常顺畅。此外，秦印也多有“慎”、“慎事”、“一心慎事”、“慎言敬愿”等箴言印，已经全部写成“慎”字。这也是战国“慤”字类箴言玺延续的一个证据。

## 11、長官

本编序号91，《深圳》编号：处N0. 261。为一方燕系文字特征的小玺：



(图9)



(图10)

此玺原无释。

刘钊先生曾经释读过《玺汇》5463、5464号列为单字玺的战国玺（图9），并列举了同文印拓数种加以对比，证明其为“長官”两字的装饰讹变

(4)，可信。而此玺与刘先生所列印拓（图10）几乎完全一致，故此玺当为“長官”无疑。

“長官”玺度其文意似可理解为吉语玺，《玺汇》也将“長官”列入吉语玺。然在战国古玺和兵器中“長”也屡见通假为“張”<sup>(15)</sup>。查古姓名印中以“官”为名的，《玺汇》有1139号“高鵬官”、3164号“官”；《秦汇》269页有“谢官”；《汉征》（十四·八）有“史官”。据此，或许“長官”属于私玺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。

## 12、夨

本编序号97，《深圳》编号：处N0.30。为一方单字玉玺：



此玺原无释。

按此玺文字从形体分析，当为从“大”、从“十”。查有关资料，目前唯见《说文》中有此形体，作“夨”形，与玺文完全相合。

《说文》：“夨，进趣也。从大，从十。大十者，犹兼十人也。凡夨之属皆从夨。读若滔。”段玉裁注：“趣者，疾也。会意。者字依《广韵》补。说从大十之意，言其进之疾，如兼十人之能也。”这是说“夨”的主要义项。笔者想要略作补充的是，“大”的古文字形体“𠂇”本来就是正面的人形，许说“大十者，犹兼十人”，除了义训，还有其字形上的依据。至于桂馥《义证》、王筠《句读》均引庄祖述曰：

“柳宗元《陆文通墓表》：‘后之学者，穷老尽气，左视右顾，莫得而夨。’音土刀切。人或误读为本末之本。”则是进一步指出“夨”与“本”虽然形似，但不是同一个字。

清王绍兰《说文段注订补·夨部》：“《管子·君臣下篇》：‘心道进退，而形道滔赶。’此借‘滔’为‘夨’。滔，谓进趣；赶，谓进趣之疾。故下文云：进退者主制，滔赶者主劳也。《大雅·江汉篇》：‘武夫滔滔’谓武夫疾而进，犹此云滔赶矣，诗人因借‘滔’为‘夨’，与《管子》同。许氏读夨若滔，亦同此意，声兼义也。”因此《汉语大字典》的编者谓：“‘夨’字不见经传。或谓古多借‘滔’为‘夨’。”当可信。

然而非常难得的是，在存世的姓氏文献资料中，也保存了唯一的一条线索：《姓解·九六·大部》：

“本氏，出《姓苑》。”于此，可以肯定这方古玺是姓氏玺。如果不是笔者孤陋寡闻，作为姓氏的“衺”字见于古文字实物资料，此玺可能是第一件，这无疑是十分珍贵的。

### 13、衺

本编序号98，《深圳》编号：红N0.36。为一方单字玉玺：



此玺原释“衰”，不确。

按此当为“衰”字。《睡虎地秦简·为吏》第三十三简有“壮能衰”、四十九简有“毋衰衰”等语，“衰”均作“衺”形。此玺文仅“衺”与“衺”形连在一起，余皆相同，应是同一字。《说文》：“衰，艸雨衣。秦谓之革。从衣，象形。”其实从秦简字形看，“衰”应该是从“衣”、从“冉”，“冉”亦声的会意兼形声字

《氏族典·五一》：“《统谱》：‘衰：赵衰之后。’《益都县志》：‘明衰光前：平度州人，任训导。’”

见于古印资料的，《秦汇》164页有单字姓氏印“衰”；《汉征》（八·十五）有“衰覆远印”。故此印应为姓氏印。

### 14、磻（岑）

本编序号99，《深圳》编号处N0.60。为一方单字玺：



(图11)



(图12)

此玺原无释。

汤余惠先生曾指出，古文字“石”字有一种繁饰，即在“厂”旁之下加二或三个横画。他举《说文》“磬”字古文的“石”旁，和汉简“石”字有作“𠩺”，形为例。他并指出《玺汇》2319、2320、2321、2323号均有从“𠩺”之字（见图11、图12），应是“磻”，即是“岑”的异文<sup>(6)</sup>。其说可信。

此玺文与上列几方古玺文字笔画全同，也应该是“磻”即“岑”字。唯一的区别是反书。《玺汇》上所

列的均是铜质的铸印。其制作方式是，先在印范上正写印文然后刻制，浇铸成铜印就成为反字，再压抑到封泥上就是正字。现在用印泥盖在纸上，也是正字。此印的材料在原图录上注明为石质，当是直接印在印面上正写印文后刻制，钤印出来的印拓便是反书，这和前面所识读的“質<sup>𠄎</sup>（每）”印情况相同。《古文字类编》（增订本）836页收有此字，分别为《玺汇》2320号和《上博简·緇衣》，并注：“《集韵》同岑”。《集韵·侵韵》：“岑，《说文》：‘山之岑岑也。’或从石。”《谱系》3891页列“磻”字，说解为：“磻，从石，金声。‘岑’之异文。燕玺‘磻’，读‘岑’。姓氏。”

《广韵·侵》：“岑，姓。出南阳。《风俗通》：‘古岑子国之后。’后汉有岑彭。”又《姓解·三九·山部》：“古有岑子国，国人以为氏。后汉二十八将有岑彭。唐中书令岑文本；又岑羲、岑晁、岑参。”《通志·二六·二·以国为氏》：“《吕氏春秋》：周文王封异母弟耀之子为岑子。其地梁国岑亭是也。子孙以国为氏。宋有岑平、岑<sup>𠄎</sup>，登科；原祐有岑充，洛州人。”

《玺汇》有2319号“磻（岑）恭”、2321号“磻（岑）忻”等。此单字玺用为姓氏。

## 15、令



本编序号104，《深圳》编号：处NO.243。为一枚圆形单字玺：

此玺原释“含”，误。

此当为“令”字。甲骨文“令”作“<sup>𠄎</sup>”形；金文作“<sup>𠄎</sup>”形，均与玺文相同。《说文》：“令，发号也。从人、<sup>卩</sup>。”从古文字形看，应是从人、<sup>卩</sup>。

“令”为姓氏，在古代姓氏文献资料中，有两个“令”氏。一为郎丁切（lǐng），平声，青韵。《姓觿·二十四青》：“《风俗通》：‘楚令尹子文之后。’《姓源》：‘晋令狐文子之后。《汉书》有中大夫令免。令音伶。’《千家姓》：‘上郡族’。”一为力政切（lìng），去声，劲韵。《古今姓氏书辨证·四十五劲》：“《汉纪》：‘文帝后六年，匈奴入上郡，以中大夫令免为骑将军，屯飞狐。’师古曰：‘姓令名免’。”但是，在力政切（lìng）的“令”氏中，又有《姓觿·二十四敬》：“出楚令尹子文之后。”的记载。后世遂不复区分。

古印资料，《秦汇》177页有“令字”、“令嫒”；《汉征》（九·四）有“令遂成”、“令鍾私印”。此玺是姓氏玺。

## 16、省

本编序号110，《深圳》编号：处NO.87。为一枚带钩圆形单字玺：



此玺原释“志”，误。

此当为“省”字。《说文》：“省，视也。从眉省，从中。”应该是会意字。视则用目，故甲骨文形体作“𠄎”，金文形体作“𠄎”，战国楚竹简形体作“𠄎”，均有目形，上从“中”，也与说解相合。此玺文正作从“目”形和“中”形，只是稍稍夸张了眼珠的部分，但绝非是“心”旁。

《广韵·梗》：“省，姓。《左传》：宋大夫省臧。”《氏族典·四四四》：“周省臧，见《左传·昭·二十二年》。明省凯，寿州人，弘治萍乡知县；省侃，印江人，正德分宜知县。均见《统谱》。”

见于古印中的省姓《玺汇》3265号有“省𠄎”。亦可证。此单字玺当为姓氏玺。

## 17、訏

本编序号111，《深圳》编号处NO.89。为一枚秦带钩圆形单字印：



此印文原阙释。

此印文左边为“言”旁，唯“言”旁的上部不作通常的倒三角形，而类似梯形，且一边稍有剥蚀痕迹，或是局部异写；右边为“亏”旁，应隶定为“訏”。《正字通·言部》：“訏、訏本字。”故当是“訏”字。《说文》：“訏，诡讹也。从言，于声。一曰吁𦉳（段玉裁注：‘今字作吁嗟。’）。齐楚谓信曰訏。”《广雅·释诂上》：“訏，大也。”《方言》卷一：“訏，大也。中齐西楚之间曰訏。”

按《说文》中“訏”已有三义，其中“诡讹”和“吁嗟”是主要的义项，这作为佩带的印章的内容显然不妥。难得的是《说文》还为我们保存了战国时期齐楚两地的方言语义“信”，这对于先秦单字玺印中多格言吉语的现象，是非常合适的。当然，在《广雅》等字书中，“訏”还有“大”义，但用于单字格言印似觉牵强。

还需要讨论的是，该印从形式特征上看是比较典型的秦印，与《说文》所述的方言语义在国别上不合。对于这一矛盾，笔者愚意以为，这是秦国在灭掉了齐楚等国以后，秦和齐楚的文化发生融合的一种反映，即秦人接受了齐楚的方言语义，而用秦文字进行了表达。如果这枚单字印的制作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实行“书同文字”的阶段，这一推测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。一个国家或地域的政权可以在一夜之间被颠覆，而文

化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消灭的。这与《睡虎地秦简》出于湖北楚国的中心地区，情况有些相似。所不同的是，《睡虎地秦简》是秦文化向楚地的输入，而这枚单字印则是齐楚文化向秦文化的一种反向渗透。

## 18、定

本编序号115，《深圳》编号处NO.283。为一方单字玺：



此玺原释“丁”，误。

按字当为从“宀”，从“丁”。《侯马盟书》有字作“宀丁”、“宀丁”等形，亦为从“宀”，从“丁”，与玺文同。注释者释为“定”，文中用为“宀丁宫”，即晋定公之宗庙，正确。《说文》：“定，安也。从宀，从正。”《谱系》2149页说“定”字为：“定，从宀，正声。战国文字定，或叠加声符丁作（《玺汇》3061号），或省正旁，从丁声作。凡此均可证正本从丁声。”

《姓觚·二十五徑》：“定氏：《路史》：‘蒋男之裔。’”《续通志·八七·补遗·去声》：“定氏，见《姓苑》。汉定武、定林：见《印藪》。明定定：广德州同知。”《清通志·九·汉希姓》：“定世勋，雍正己酉武举人。”

见于古印资料的，《玺汇》3061号有“定”；《汉征》（七·十四）有“定置”、“定過”、“定曼之印”。此玺应为姓氏玺。

## 19、桐



本编序号121，《深圳》编号：处NO.270。为一方单字私玺：

此玺原无释。

按玺文虽有错杂漫漶之迹，然仍能看出其字上从“木”、下从“同”，当是“桐”字。金文《宜桐盂》“桐”字作形；《蓼生盥》“桐”字作形，均与玺文同。

《广韵·東》：“桐，姓。有《桐君藥录》两卷。”《古今姓氏书辨证·一東》：“桐氏出自春秋桐国之后。鲁定公二年，楚灭桐，子孙以国为氏。其地：汉桐乡。今舒州桐城是也。”《姓觚·一東》：“《左传类解》云：‘古桐国，即今桐城。’《世本》云：‘殷支庶之后。’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《桐君藥录》”

二卷。”

《汉征》（六·四）有“桐蠹”。此玺亦当为姓氏玺。唯该玺文凿刻潦草，且篆法不类古玺文字。揣度或有两种可能：一是该玺为殉葬明器，匆匆凿刻，草草急就；二是疑为伪品。姑暂列于此，俟法眼真鉴为之决疑。

二00八年十一月八日凌晨整理毕

二00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又作订补

二00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三次修改

注

- (1) 唐兰：《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（第二辑）12—162页，中华书局1981年。
- (2) 《侯马盟书》53页，文物出版社1976年。
- (3) 曾志雄：《侯马盟书中的人名问题》，《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》497—532页，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年。
- (4) 何琳仪：《战国古文字典》969页，中华书局1998年。
- (5) 《侯马盟书》337页，文物出版社1976年。
- (6) 程训义：《中国古印——程训义古玺印集存》1-9号，河北美术出版社2007年。
- (7) 施谢捷：《释楚器中的人名“赤目”、“墨脊”》，《江汉考古》1995年第4期。
- (8) 许雄志：《鉴印山房藏古玺印菁华》15号，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。
- (9) 《侯马盟书》348页，文物出版社1976年。
- (10) 黄德宽主编：《古文字谱系疏证》321—322页，商务印书馆2007年。
- (11) 高明、涂白奎：《古文字类编》（增订本）109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。
- (12) 吴振武：《〈古玺汇编〉释文订补及分类修订》518页，《古文字学论集·初编》香港中文大学1983年。
- (13) 陈剑：《说慎》，《简帛研究二00一》（上册）207—214页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。
- (14) 刘钊：《玺印文字释丛（一）》，《古文字考释丛稿》第170页，岳麓书社2005年。
- (15) 王辉：《古文字通假字典》405页，中华书局2008年。
- (16) 汤余惠：《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（第15辑）9—100页，中华书局1986年。

附记：拙文蒙刘钊先生审阅并给予指导，谨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本文收稿日期为2008年12月1日

本文发布日期为2008年12月2日

点击下载word版：

0228新见先秦古玺文字杂识

上一篇文章： 张金良：郭店楚简试释三则 下一篇文章： 我中心主任刘钊教授参加“长江学者奖励计划10周年纪念大会”

[我要评论啦>>>](#) [回去再看看>>>](#)



llaogui 在 2008-12-4 5:29:11 评价道：  
看来深圳古玩城经营之印是以假印为主的。



llaogui 在 2008-12-4 5:33:26 评价道：  
单从印文看，至少1、2、3、5、6、8、9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9诸条所涉璽印都是不对的。

分享这篇文章...



复制这个链接发送给朋友>



1533个读过此条>>



将该文章加入收藏夹

你可能对相关文章也感兴趣...

·大丙：古陶文明博物館藏封泥補釋五則

·董珊：敦煌漢簡風雨詩新探

·田河：連雲港市陶灣西漢西郭賓墓衣物疏補釋

·中心讀書會：睡虎地77號墓西漢簡牘書籍簡校讀

·陳松長：馬王堆三號墓出土遺策釋文訂補

[进版画面](#) | [RSS订阅](#) | [隐私条款](#) | [通用条款](#) | [投诉及建议](#) | [联系我们](#) | [加入收藏](#) | [设为首页](#)

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

地址：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：200433

主站域名：[www.gwz.fudan.edu.cn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) 公网镜像：[www.guwenzi.com](http://www.guwenzi.com)

网站邮箱：[fudanguwenzi@sina.com](mailto:fudanguwenzi@sina.com)

特别感谢木泉商务提供技术支持!